

经典
新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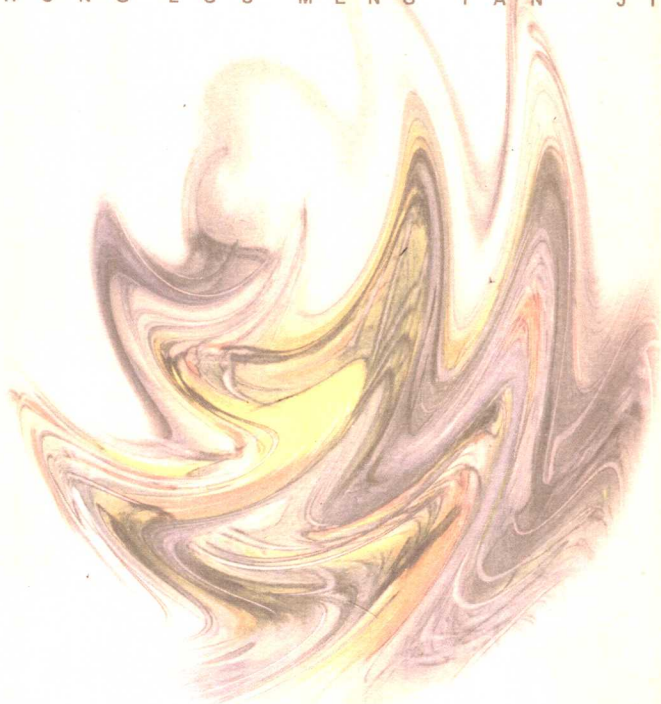
Jingdian Xindu
Wensue Ketang

文学
课堂

红楼梦研究

HONG LOU MENG YAN JIU

俞平伯 著



经典
新读

Jingdian Xindu
Wenxue Ketang

文学
课堂

红楼梦研究

H O N G L O U M E N G Y A N J I U

俞平伯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研究/俞平伯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7
(经典新读·文学课堂)
ISBN 7-309-04096-1

I. 红… II. 俞…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3621 号

红楼梦研究

俞平伯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邵 丹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8.125 插页 2

字 数 161 千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8 000

书 号 ISBN 7-309-04096-1/I · 268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红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对高鹗续书、《红楼梦》人物、《红楼梦》风格、后三十回《红楼梦》之原貌等红学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是广大《红楼梦》爱好者、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必备读物。

编辑说明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曾有一批名重一时而又富于社会责任感的著名作家,以普及文学常识为己任,写作面向大众读者的文学小手册。他们以最生动的语言,最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广大文学爱好者介绍文学的方方面面——如何欣赏作品,如何写作,如何提高文学素养……作家们写作的文学启蒙读物,凭藉其自身丰富的创作经验、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外加生花妙笔,自然好看耐读又实用,是广大读者学习文学的最佳入门导师。它们曾经广为流传,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启蒙经典,影响了一代人的心灵世界。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老舍的《出口成章》,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何其芳的《诗歌欣赏》,秦牧的《语林采英》等,就是这样一些通俗的文学普及著

多年来畅销不衰,一直为读者所深深喜爱的名著呈献给大家,希望营造一所“文学的课堂”,使读者在聆听大师的谆谆教诲之余,更深切地感受到文学的启迪与魅力。

本丛书在编辑体例上以“尊重历史原貌”为原则,对个别留有时代印痕的文章,一概存其原始风貌,不予改动,使读者了解特定历史环境留给文学的不平常烙印。为便于读者阅读,每本书均配有插图,以体现“经典新读”之新意。

本丛书第一辑共收入六部作品,此后还将有其他优秀作品陆续推出。

编者
2004年7月

目 录

自序	1
论续书的不可能	5
辨后四十回的回目非原有	11
高鹗续书的依据	19
后四十回的批评	47
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	76
作者的态度	99
红楼梦的风格	110
红楼梦地点问题的商讨	123
八十回后的红楼梦	134
论秦可卿之死	165
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	175

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	183
后三十回的红楼梦	191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	213
红楼梦正名	230
红楼梦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	237

附录

红楼梦脂本(甲戌)戚本程乙本文字上的一点比较	243
读红楼梦随笔二则	250

自序

自

序

一九二一年四月到七月之间,我和顾颉刚先生通信讨论《红楼梦》,兴致很好。得到颉刚的鼓励,于次年二月至七月间陆续把这些材料整理写了出来,共三卷七十篇,名曰《红楼梦辨》,于一九二三年四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经过了二十七个年头,这书并未再版,现在有些人偶尔要找这书,很不容易,连我自己也只剩得一本了。

这样说起来,这书的运道似乎很坏,却也不必尽然。它的绝版,我方且暗暗地欣幸着呢,因出版不久,我就发觉了若干的错误,假如让它再版三版下去,岂非谬种流传,如何是好。所以在《修正红楼梦的一个楔子》一文末尾说(见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杂拌》一一一页),“破笄帚可以掷在壁角落里完事。文字流布人间的,其掷却不如此的易易,奈何。”

读者当然要问,错误在什么地方?话说来很长,大约可分两

部分,(一)本来的错误,(二)因发现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各举一事为例。第一个例:如中卷第八篇《红楼梦年表》曹雪芹的生卒年月必须改正不成问题,但原来的编制法根本就欠妥善,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未免体例太差。《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啊。第二个例:我在有正戚本评注中发现有所谓“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却想不到这就是散佚的原稿,误认为较早的续书。那时候材料实在不够,我的看法或者可以原谅的,不过无论如何后来发现两个脂砚斋评本,已把我的错误给证明了。

错误当然要改正,但改正又谈何容易。我抱这个心愿已二十多年了。最简单的修正也需要材料,偏偏材料不在我手边,而且所谓脂砚斋评本也还没有经过整理,至于《红楼梦》本身的疑问,使我每每发生误解的,更无从说起,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别的小说的研究,不发生什么学,而谈《红楼梦》的便有个浑名叫“红学”。虽文人游戏之谈却也非全出偶然,这儿自然不暇细谈,姑举最习见的一条以明其余。

《红楼梦》的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这不知怎么一回事?依脂砚斋甲戌本之文,书名五个:《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人名也是五个:空空道人改名为情僧(道士忽变和尚,也很奇怪),孔梅溪,吴玉峰,曹雪芹,脂砚斋(脂砚斋评书者,非作者,不过上边那些名字,书上本不说他们是作者)。一部书为什么要这许多名字?



顾颉刚

这些异名，谁大谁小，谁真谁假，谁先谁后，代表些什么意义？以作者论，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的化身吗？还确实有其人？就算我们假定，甚至于我们证明都是曹雪芹的笔名，他又为什么要玩这“一气化三清”的把戏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文人狡狴，但这解释，您能觉得圆满而惬意吗？从这一点看，可知《红楼梦》的的确确不折不扣，是第一奇书，像我们这样凡夫，望洋兴叹，从何处去下笔呢？下笔之后假如还要修正，那就将不胜其修正，何如及早藏拙之为佳。

最后，我也没机会去修改这《红楼梦辨》，因它始终没得到再版的机会哩。

现在好了，光景变得很乐观。我得到友人文怀沙先生热情的鼓励。近来又借得脂砚斋庚辰评本石头记。棠棣主人也同意我把这书修正后重新付刊。除根本的难题悬着，由于我的力薄，

暂不能解决外,在我真可谓因缘具足非常侥幸了。我就把旧书三卷,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并为上中两卷。其下卷有一篇是一九四八发表的,其余都是零碎的近作。《后三十回的红楼梦》篇名虽同旧书,却完全改写过,所以也算它新篇。共得三卷十六篇。原名《红楼梦辨》,辨者辨伪之意,现改名《红楼梦研究》,取其较通行,非敢辄当研究之名,我的《红楼梦》研究也还没有起头呢。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俞平伯序于北京。

论续书的不可能

《红楼梦》是部没有完全的书，所以历来人都喜欢续他。从八十回续下的，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两种：（1）高鹗、程伟元续的四十回，即通行本之后四十回。（2）作者姓名及回目均无考，从后人的笔记上，知道曾有这么一本的存在。这两个本子，我在下边，都各有专篇讨论。至于从高本百二十回续下去的，如《红楼圆梦》《绮楼重梦》……却一时也列举不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

从高鹗以下，百余年来，续《红楼梦》的人如此之多，但都是失败的。这必有一个原故，不是偶合的事情。自然，续书人的才情有限，不自量力，妄去狗尾续貂，是件普遍而真确的事实，但除此以外，却还有根本的困难存在，不得全归于“续书人才短”这个假定。我以为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

贾宝玉



我深信有这一层根本的阻碍，所以我的野心，仅仅以考证、批评、校勘《红楼梦》而止，虽明知八十回是未完的书，高氏所续有些是错了的，但决不希望取高鹗而代之，因为我如有“与君代兴”的野心，就不免自蹈前人的覆辙。我宁可刊行一部《红楼梦辨》，决不敢草一页的“续红楼梦”。

如读者觉得续书一事，并不至于这样的困难、绝望，疑心我在“张大其词”，那么，我不妨给读者诸君一个机会，去作小规模试验。如试验成功，便可以推倒我的断案。我们且不论八十回以后，应当怎样地去续；在八十回中即有一节缺文，大可以去研究续补的方法。第三十五回，黛玉在院内说话，宝玉叫快请，下文便没有了，到第三十六回，又另起一事，了不和这事相干。黛玉既来了，宝玉把她请了进来，两人必有一番说话。但各本这节都缺，明系中有文字待补。这不过一页的文章，续补当然是极

容易的；尽不妨试验一下。如这节尚且不能续得满意，那续书这件事，就简直可以不必妄想了。

因为前后文都有，所以这一段缺文底大意，并非全不可知的。我愿意把材料供给愿续书的人。上回写宝玉挨打之后，黛玉来看他，只说了两三句话，便被凤姐来岔断，黛玉含意未申，便匆匆去了。后来宝玉送帕子去，黛玉因情不自禁，题了三首诗。本回黛玉看众人进怡红院去，想起自己的畸零而感伤。《红楼梦》写钗、黛喜作对文，宝钗看金莺打络子，已有了一段文字，则黛玉之来亦当有一段相当的文字。况且“通灵玉”是极重要的，宝钗的丫头为宝玉打络子，为黛玉所见（依本回看，莺儿正打络子，黛玉来了），必不能默然无言的。所以这次宝黛谈话，必然关照到两点：（1）黛玉应有以报宝玉寄帕之情，且应当有深切安慰宝玉之语。（2）黛玉见人打络子，必然动问，必然不免讥讽嫉妒。

小小的一节文字，大意已可以揣摩而得，我竟一字不能下笔，更不用说八十回后如何续下去了。我的才短，虽是个原因，但决不是唯一的原因。我现在再从理论上，申论续书的困难。先说一般续书的困难，然后再说到续《红楼梦》的困难。

凡好的文章，都有个性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泼地。因为如此，所以文章本难续，好的文章更难续。为什么难续呢？作者有他的个性，续书人也有他的个性，万万不能融洽的。不能融洽的思想、情感和文学的手段，却要勉强去合做一部书，当然是个四不像。故就作者论，不但反对任何人来续他的

著作；即是他自己，如环境心境改变了，也不能勉强写完未了的文章。这是从事文艺者的应具的诚实。

至就续者论，他最好的方法，是抛弃这个妄想；若是不能如此，便将陷于不可解决的困难。文章贵有个性，续他人的文章，却最忌的是有个性。因为如表现了你的个性，便不能算是续作；如一定要续作，当然须要尊重作者的个性，时时去代他立言。但果然如此，阻抑自己的才性所长，而俯仰随人，不特行文时如囚犯一样未免太苦，且即使勉强成文，也只是尸居余气罢了。我们看高鹗续的后四十回，面目虽似，神情全非，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事情！我从前有一信给顾颉刚，有一节可以和这儿所说对看：

所以续书没有好的，不是定说续书的人才情必远逊于前人，乃因才性不同，正如其面，强而相从，反致两伤。譬如我做一文没有写完，兄替我写了下去，兄才虽胜于我，奈上下不称何？若兄矜心学做我文，则必不如弟之原作明矣。此固非必有关于才性之短长。……（一九二一，六，十八信。）

而且续《红楼梦》，比续别的书，又有特殊的困难，这更容易失败。第一，《红楼梦》是文学书，不是学术的论文，不能仅以面目符合为满足。第二，《红楼梦》是写实的作品，如续书人没有相似的环境、性情，虽极聪明，极审慎也不能胜任。譬如第三十五回之末，明明短了一节宝黛对话文字；说的什么事也可以知道。但我们心目中并无他俩的真的存在，所以一笔也写不出。他们俩应当



林黛玉

说些什么话,我们连一字也想不起来。文学不是专去叙述事实,所以虽知道了事实,也仍然不中用的。必得充分了解书中人的性格、环境,然后方才可以下笔。但谁能有这种了解呢?自然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作者而已。再严格说,作者也只有一个时候,做书的时候。我们生在百年之后,想做这件事,简直是个傻子。

高鹗亦是汉军旗人,距雪芹极近,续书之时,尚且闹得人仰马翻,几乎不能下台。我们哪里还有续《红楼梦》的可能?果然有这个精神,大可以自己去创作一部价值相等的书,岂不痛快些。高鹗他们因为见不到此,所以摔了一跤。我并不责备高氏的没有才情,我只怪他为什么要做这样傻的事情。我在下边批评高氏,有些或者是过于严刻的;但读者要知道这是续书应有的